



# 怀念母亲

■胡天喜

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母亲风尘仆仆地从乡下来到我家,上身穿的还是那件她自己纺织、自己漂染、自己剪裁的深蓝色布衫,肩上挎着一个包袱,装满了她给我儿子缝制的衣服。她一边用如柴的手臂擦去脸上的汗水,一边充满歉意地说:“家里的农活刚忙完,我来晚了。”梦中醒来,不由心生奇怪,昨天刚和妻子商量清明节前要回老家给母亲上坟,夜里就梦见了,难道母亲等不及了?疑惑之余,我再也不能入睡,有关母亲的记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是个既普通又传奇的女子。说她普通,是因为她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,也没干出什么惊天伟业,只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务农的农村妇女。她大字不识一个,甚至一辈子连个正经的名字也没有,生产队给她记工分,只能写“胡童氏”。说她传奇,也真的传奇,她生了八个孩子,奶奶有她自己的事,没帮上忙,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,没插上手,除了每天下地干活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外,她还要照顾孩子,并且这八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大学,这其中就有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。

母亲虽然是个农村妇女,但富有远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人们生活困难,我家连饭也吃不饱,母亲饿得浑身浮肿,腿上一摞一个坑。其他家长坚持不住,纷纷让孩子辍学,唯独母亲不,她说,这世上有出息的都是有学问的

人,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。听三哥说,由于吃不饱饭,他上课的时候经常头晕,下了课就爬到树上摘树叶吃,也产生过辍学的念头,是母亲辛勤劳碌的身影、热切期盼的眼神激发了他学习的动力。我们兄妹八个,在学习上相互攀比,成绩都特别好。

母亲的勤劳能干在全村是出了名的。按工分分粮食的年代,男人满分是十分,女人满分是八分,可母亲却要十分。人家说,你要十分就要干男人的活,母亲说,那怕啥,干就干。挖河、锄地、积肥、摇耩撒种,没有她没干过的。我家兄妹多,同时在外地上学的就有四五个,每星期都要回家拿面。母亲白天要干公家的活,晚上推磨,三夏酷暑,数九寒冬,都是如此。孩子的穿戴更使母亲发愁,那时候买啥都是凭票供应,但母亲手里握着布票却舍不得去买,因为我家兄妹多,需求多,买布做衣服要花很多钱,家里实在拿不出来。母亲就自己动手,纺线,织布,漂染,剪裁,再一针一线做成衣服,而这些活大部分是在夜间完成的。我经常一觉醒来,还看见母亲纺花、织布的身影。

母亲的品行极好。在村上,没见过她和谁吵过架、红过脸。由于我家人口多,劳力少,生产队不免有人说闲话,更有劳力多的人说是他们养活了我們,母亲听到后,都是一笑了之,从不生气。母亲对外人如此,私下却对我们

谆谆教诲:人送一粒米,还他一锅饭,要知道感恩,只有知道感恩的人,才会懂得满足。她不但这样说,也这样做,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。我经常看到她把别家的针线活拿到家里来做,即便是对我家有成见的人,只要有求,她也会不计前嫌,欣然应允。

我们兄妹成家后,争相邀请母亲到自己的小家居住,享享清福,但母亲说她在农村习惯了,哪也不去。她说:我一辈子吃苦就是为了你们能过好日子,只要你们不让我操心了,比给我买山珍海味都强。话虽如此,谁家有了孩子,她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,照顾儿媳,照看孩子,夜灯下,还戴着老花镜,仔仔细细地为孩子做小衣服。1988年,母亲得了中风,说话困难,行动不便。爹说,给孩子发个电报吧,让他们回来看看你,你为他们吃了一辈子苦,受了一辈子罪,他们也该尽孝了。但母亲却哇哇乱叫,一个劲儿摆手,那意思是不让爹告诉我们。直到第二次犯病,躺在床上不能自理,母亲才同意了爹的请求,但点头以后母亲就哭了,听爹说,那哭声撕心裂肺,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只有我爹知道,她是不愿意拉孩子的后腿呀!

虽然母亲去世已经三十年,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。想起来母亲一辈子为我们所付出的辛苦,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## 清明雨

■杨华清

雨淅淅沥沥,不急,不慢。

早饭后,我和妻子及上高中的儿子赶往老家。

刚到村口,就望见麦田里父母的土坟,泪水顺着脸颊滚落。

父母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躲避过战乱,经历过灾荒,饱尝饥饿和贫困。我刚出生时营养不良,经常生病。父亲常常在放工后驮着我到邻村看病。一些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:“清早蒸,晌午刺,晚上喝的红薯茶。”“清早的馍,洋火盒,晌午的面条捞不着。”

到了上学的年龄,父亲扛着粮食把我送到学校。虽说条件比以前强点儿,但兄妹四个都上学,奶奶年龄大了,一直有病,家里生活仍然是青黄不接。实在困难的时候,父亲就求管大伙的老师让我借着吃,收完庄稼后再还账。

2006年5月的一天晚上,我遭遇车祸,生命垂危,当晚就被转到省医院。出院刚到家,母亲就让嫂子拉着她到我家看我。当看到我被毁的面容和伤残的胳膊,一向坚强的母亲竟搂着我嚎啕大哭。

后来我回家看望父亲。看我回来,病重的父亲就让母亲搀着他坐了起来,憔悴的脸上突然有了精神,呆滞而混浊的眼睛放出异样光芒。他把我拉到跟

前,足足看了十分钟,最后吸泣起来。我跪在父亲的床前,抱着父亲大声痛哭。

谁能想到,这竟是我 and 父亲最后一次见面。不久,父亲就离我们而去了。

2012年春节刚过,母亲就频繁发烧,我们也没放在心上,只带她在村里的小诊所看看,拿点药。

正月二十三,我哥帮人扒房子,就让我嫂子骑电动车拉着母亲到邻村看病。当时侄子年幼,嫂子无奈也把他带上了。小孩调皮,非要跟着嫂子坐在前面,这影响了嫂子骑车,走到一个坑塘边时,不慎连车带人翻了进去,车子砸在了母亲身上。在村民的帮助下,母亲才被救上岸。

几天后,母亲发烧还是控制不住,我们才带母亲到乡卫生院治疗,后又转到县医院,病情一直未见好转。又到市里的医院检查,被诊断出肺部大面积感染、肺管严重堵塞。

没过几天,我们遵照母亲的意愿,把她接回家中保守治疗。很快,我们就接到哥哥的通知,让我们都回家去。当时,我就有不祥之感。

临近中午,我正做饭,突然听到妹妹的喊声。我赶紧跑到母亲身边,母亲呼吸就很微弱了,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每次回家,我总要走进父母住的老

屋,看看父母睡过的床铺,抚摸父母用过的物品,心里总会有种幻觉,认为父母还在,每次都要伤心落泪。

父母在,家是家;父母去,家,就是故乡了。

到家后,兄弟姊妹不顾风雨来到父母的坟前,静静地坐在坟边,默默地回忆着父母生活的点点滴滴,细细地向父母汇报各自的家庭、生活和工作情况。

父母是农民,没上过学,也不认识字,凭着自己的淳朴、勤劳、执着和坚韧,向生活挑战,同命运抗争,把我们兄妹四人养大,供我们上学,后来又帮我们各自成家。

目前,我家已有五人考上大学,两人在读研究生,成为我们村第一个有人考上大学、第一个有人考上研究生的家庭。

雨还在下,依然那样细,那样绵,那样平静。

## 周口市诗词学会 西华黄桥桃花节 采风作品选登

◆瘦丁

鹧鸪天·感春

与友人赴西华黄桥桃花节采风,睹花之凋零,慨春之易逝,赋此记之。

又是清明草色新,黄桥尽是看花人。香风吹处红裙舞,舟棹摇时笑语频。埋岸径,掩溪津,枝头花雨落纷纷。鸠儿啼得春将老,不解声声断我魂。

◆雪川

客邀黄桥桃花节

半边绿水平边霞,三月箕城处处花。横卧虬枝游客醉,豪吟幽岸野营扎。碧波微漾空林影,画舫轻摇思墨鸭。久唤诗朋不忍去,再邀改日品鱼虾。

◆少古

[越调]寨儿令·桃花节即景

春正浓,花正红,清波弄舟鸢使风。人影重重,笑语声声,忽儿没入桃林中。看枝间碌碌蜜蜂,又船头嬉笑儿童。使是无情心也动,不饮美酒先醉容。酹,岁岁此时风。

◆清漪

鹧鸪天·春访桃花溪

姹紫嫣红染岸边,柔风碧水荡舟船。静心抛却凡尘事,暂做陶公避世喧。淘古韵,采新鲜,桃花树下品榆钱,分吟竞赋添情趣,赛似武陵散淡仙。

◆静姝

颍河之春

夭桃初绽染红枝,嫩草含烟笼碧池。明媚春光无限好,鹅黄淡淡亦成诗。

◆绮烟

[北越调]小桃红

小舟一叶两头尖,水里鱼儿扁。摇向波心把春唤。我的天!左桃右杏才分辨。黄堤粉垣,白云紫淀,有人竟在画中间。

◆梅影

摊破浣溪沙·春驻裴桥闸几分

春驻裴桥闸几分,春邀颍水进家门。汀上花黄坡上绿,浅还深。波里荡舟波外韵,妖桃姿色正撩人。载我香溪回故里,挽红云。

◆御风

鹊桥仙

桃花坠粉,梨花堆雪,知晓春深春浅。虽然几度此间来,这一次、徒增伤感。青眉紧锁,诗情微锈,只有清风相伴。落花流水两匆匆,又过了、芳华大半。

